



黑崗事件

長春鐵路工人斗争故事

黑 崗 事 件

長春鐵路工人鬥爭故事

長春鐵路工人文化宮 編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1960·長春

內 容 簡 介

这本书里，有七篇铁路工人斗争故事。

“黑崗事件”中，講述了日本鬼子統治东北时期的一个撞車事件。这次事件，是党的地下組織領導铁路工人破坏敌人軍运斗争中的一部分。这次事件，使日寇一个旅的軍官全部毙命。

“黑河畔的斗争”講述了工人群众打鬼子、杀汉奸的故事。

“奔向郑家屯”中，講述了铁路工人克服重重困难、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

其它四篇，都是写日寇統治时期铁路工人斗争事迹的。

黑崗事件 长春铁路工人斗争故事

长春铁路工人文化宫 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 $\frac{5}{8}$ 字数：35,000 印数：1—10,000册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10091·350

定价(6)：0.15元

目 次

黑崗事件·····	王清立講 (1)
燒倉庫·····	王清立講 (13)
奪煤塔·····	吉師傅講 (17)
打鬼子·····	于師傅講 (22)
五個指頭合起來·····	劉兆義講 (26)
黑河畔的鬥爭·····	陳延生講 (30)
奔向鄭家屯·····	王清立講 (46)
后 記·····	(49)

黑 崗 事 件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东北北部滨州綫上的黑崗車站，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撞車事件。一列貨車从尾部撞到一列日本軍临車(軍事临时列車)上。501次貨車機車撞扁了，2501次軍临車烧毁四輛，倒翻十几輛，弓起六、七輛。乘这列軍临車的从太平洋换防来的一个旅的全部日本軍官五十多人，变成了灰。剩下两个活的，是他們的“侍从兵”。他們的上校旅长只剩下一口金牙和一只靴子。四十多匹洋馬，几百支短枪和子弹，三个車皮的被服和口粮，都在黑崗站报銷了。日本关东軍司令异常惊恐，特派一个少将到“昂昂溪”去处理这件事。他們首先控制各报不准透露这个消息，同时用最残酷的办法审讯与事件有关的人員。但是直到“八一五”他們投降为止，还没弄出个結果来，所能知道的仅是：这个事件的組織和领导者是抗日联軍、共产党。虽然他們气恨，可是也不能不佩服，这件事干的周密、俐索、准确。尽管关东軍封鎖消息，可是这件事象长了翅膀一样，飞到各处，在当时遭受苦难的人們心里燃起反抗的烈火。人們都說干的痛快，传誦着为这件事而牺牲的刘站长、扳道員、軍临車长等烈士們的事迹。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一天，刚下过一場大雪，天还没晴起来，窗外的北风“嗷嗷”直叫。我刚吃过晚飯，我們車的司机

张瑞森大哥就来找我。他一进屋就说：“小王，今天咱们出趟乘。”还没等我答话，我爹指着炕沿跟大哥说：“爷们，坐下暖和暖和吧，这么冷的天，你病刚好，能不去就不去吧。”爹把嗓门压低一些说：“犯不上卖命的干嘛！”张大哥一边磕打脚上的雪，一边说：“我有命往那儿卖不了，偏往他（指日本鬼子）那卖。没办法。”说着，用眼睛斜视我一下说：“兄弟，陪哥哥一趟。”我对张大哥的话比我爹说的还信，因为我愿开车，可是我爹这个老司机啥也不教我，张大哥是把着我的手教，有时教两三遍我还不不会，他气的“乒乓”就是几个耳光子，把我打哭了。他又心疼的给我擦眼泪，数叨我说：“看你这不用心劲，这得啥时候能开车？”我那时十八岁，我明白张大哥是为我好，他是恨铁不成钢。挨了打，我心里也感激张大哥。今天张大哥让我陪一趟，我没二话，穿上衣服就要走。我爹知道我的脾气，我想干啥谁也拦不住。他没说话，让我妈给包几个饭团递给我说：“去一趟吧，听你大哥的话。”我们走到门口，张大哥回头对我爹说：“你老放心，今天我多教兄弟几招。”一出屋就觉着风刮到脸上象刀子刮的一样，我们蹭着没脚深的雪来到段上。

这时司爐张兰亭正等我们，我们拿着东西直奔机车。我狠狠一拉笛，车开出了“昂昂溪”站。走出两站，到“乎尔虎拉”站，换了路签，我看看水箱满罐水，告诉了张大哥。他让我帮张兰亭把火烧旺点，气足点。这车一出站就象箭似的，用五十公里速度往前开。前站是“朱家坎”，“朱家坎”这边有个“黑岗”信号场。还差六、七分钟要到“黑岗”了，张大哥说：“气够了，你们过来歇一会。”说着，顺手把窗户推开往外看一眼，回过头来看我俩没歇，他喊：“过来歇一会。”我俩放下锹到他跟前。他倒坐在司机台上，两手扶我俩肩膀说：“咱是生死弟兄，无话不说，咱不给鬼子卖命，可是为了中国人，就是掉脑袋，



心干情愿。”这样話，过去我听他說过，今天听了不觉什么意外。可是他今天却和平日不同，他的两只眼睛睜得挺大，腮上的肉突突直抖。显然，心情是挺紧张的。过了一会，他又拉着我們俩的手，笑了。他說：“兄弟，咱們总算对得起中国人。”他的話音刚落，就回过身去往窗外看，我也看了一眼，黑崗信号場是紅灯，我刚要說：“紅灯，停車。”沒等說出口，张大哥用胳膊摟住

我俩脑袋，就听“当”的一声，象天崩地裂一样，我忽忽悠悠的迷糊过去了。

象做梦刚醒似的，听张大哥喊我们，我答应一声。他问：“路签呢？”我顺手在地下一摸，摸着了，站起来递给他。这时张兰亭也站起来，我们俩一看，张大哥满脸满嘴的血，张兰亭要给他擦，他说：“不用……你俩没碰伤挺好，这是撞车啦。”说着他掏出表一边看一边叨念：“21点54分。”用粉笔写到锅炉上。我一看气表一点气也没有了，机车象汽龙啦。外边“爹呀”、“妈呀”直叫喊，子弹乒乒爆豆似的响。我知道这是撞到“军临”车啦，我们俩吓的直呵呵的。张大哥说：“你俩在这别动，我到站上看，鬼子要问，你们就说不知道，把路签收好就能保住命。”说着他就从窗户跳出去了。

他走后，我们俩待了一会，我说：“咱们别在这待着，看鬼子来了把咱砍了。”我们从门洞钻出来，蹦到地下一看，前边四个车箱都着火了，照的通红。有的车“弓”起来，有的车没有棚了，那里的鬼子露着半截身子，光溜溜的脑袋让火烧的直冒油。我俩正看着，从前边过来两个鬼子，打头的是“上士”，后边跟着的是“下士”，他俩满手满身的血，“皇军”的威风全没了，恐惧的问我们：“太君的有没有？”我说：“没有。”他一边比划一边问：“炸弹的‘轟’‘轟’？”我晃头说：“不明白。”他四外看看没别人，叫他身后的鬼子往站上走，他冲我们说：“太君的通通死啦的，我的大大太君。”他挺得意的扔下那些还没死的鬼哭狼嚎的鬼子奔站台走去。鬼子走后，我说：“跑吧。”他说：“不行，雪地里踩出脚印，鬼子准能撵上，抓回来鬼子说咱是故意干的准没好。”我寻思也对，张大哥不让我俩走咱不能走。不大一会，来了一辆轻油车，全是宪兵，把“黑岗”包围起来。来了一个官是少将，我俩一看这事闹大了！他们用灯各处照看，把我们

俩从機車底下拽出来。讓我俩站在機車旁边，不讓往“軍臨”車那边看。我們只好眼睛瞅着地下，偶而的用斜眼往那边看一看。我在往地下看的时候，发现在我脚前不远的地方有块表，我趁鬼子不注意把它拾起来，一看是个鉄路专用的怀表，表針指着21点54分。我馬上抬头看看张大哥在機車鍋爐上写的那几个字，也是“21点54分”。莫不是张大哥他們早已訂好在这个時間撞車，故意把鬼子撞死？想到这，我激动的心呼呼直跳。我感激张大哥他們給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我又想，这块表是誰的呢？肯定是鉄路上的人的。他是誰，是跟张大哥一样的好人吧！我想得入神，鬼子看見我拿一块表，就順手搶去，不住的罵着。天漸漸放亮了，看道台子上雪都成紅的啦。車板上紅一块紫一块的血迹，鬼子的半截身子、胳膊、腿，到处都是。这工夫又来一趟車，下車的人都往这边跑，鬼子領着些个狼狗“汪汪”直叫。鬼子宪兵連罵帶打的把我們押到站房里。一进房，我看見张大哥在那，站长刘祥福滿不在乎的抽着烟，我早認識他，听人講他是鉄道学院毕业的，放着“闊事”不做，偏愿意到这不下点的小站来当站长。我冷丁的想到，这个事是不是他干的。又想到他平常文质彬彬的，总是笑呵呵的，怕沒这么大的胆子。我又細端詳端詳他，看他那个滿不在乎怪沉着的劲，又觉着象是他干的。想着想着又想到表的事，我想，那块表許是他的？要是他的，那准是他和张大哥他們有計劃的要撞“軍臨”車。我正猜解我这一脑袋問号时，鬼子宪兵拿手铐子把我們铐在一起，我左手跟张兰亭右手铐在一起，我右手跟张大哥铐在一起。我暗暗一查，整十三个人。我認識的是刘站长、张大哥、张兰亭，还有黑崗信号場的扳道員，另外八个人我不認識。鬼子押着我們，每人身后两个宪兵。往火車上走的时候，张大哥看我象挺难过似的，他說：“咱哥們‘抖’起来啦，一个人两个‘护兵’。”上了

火車，我心挺亂，低著頭不吱聲。張大哥以為我埋怨他，總找機會跟我和張蘭亭倆使眼色，看我倆不答話，他哼哼起“滿洲姑娘”來了。我用眼睛瞪他一眼，他還唱，後來我聽著詞不對了，哼的是：“我的兩個滿洲姑娘，昨天下晚是好風光，一口，咬定，都給他不認賬……”我們都明白他的意思。他哼哼完了，劉站長就跟日本憲兵閑磨牙。開頭幾句我沒細聽，後來聽到憲兵問他，他說：“太君生氣大大的，我們的說話沒有，太君問一句，我們說一句。”我們明白他是告訴我們少說話。我覺著這個人有些智謀。到了“昂昂溪”，下車我就使勁往我家那邊瞅，尋思能見個親人，沒成想鬼子把個嚴，誰也沒看見。汽車把我們拉到憲兵隊，進院一看，牆上拉著電網，鬼子都端著槍上了刺刀，正房右邊有個狼狗圈，二十多條狼狗直扑直叫，象要把黑木頭柵欄撞開扑我們來一樣。本來是晴天，可是就覺著這院里陰森森的，鬼子把我們押進正房里。一進屋，我看一個大辦公桌，上邊點著綠色台燈，牆是黑綠色的，窗戶都用黑帘子遮著，一點陽光也沒有。牆上挂著日本戰刀、皮鞭子、馬棒等。站在桌角上一個穿洋服的日本鬼子看我們進屋就支起破鑼似的嗓子喊：“通通的死啦死啦的不值一個馬腿。”我心里說，可不是都他媽死啦，一個沒剩。這時劉站長沖鬼子說：“太君的通通的死啦。”這個鬼子一聽，氣的一蹦高，摟頭蓋腦的打劉站長幾鞭子。劉站長順嘴淌血，可是他象滿不在乎。大辦公桌後邊坐著那個日本官告訴翻譯讓我們坐在靠牆的長條凳上，每人給一碗熱水，讓鬼子憲兵拿“極光”烟卷給我們抽。劉站長又喝水又抽烟，象真招待他似的。鬼子官眯縫著眼睛笑著問我們，我看他的笑比哭還難看。扳道員先答話，他說：“軍臨車在第三道綫上待避客車。客車過去了，我給扳軍臨車前邊的道岔，可是凍住了，我怕耽誤時間，問站長，站長說扳開三道綫的後岔子，車從三道退上

一道正綫再开。正退着，就来了501貨車撞到‘軍臨’車上了。”鬼子又問刘站长，他說的跟扳道員一样，就多了一句：“太君，我为好，讓‘軍臨’快快开走。”鬼子又問“軍臨”司机，他說：“站长讓我退，我用十五公里速度退的，正退着就撞上了。我腰都撞坏了。”鬼子又問张大哥，他說：“我是五十公里速度进站的，站上沒有停进信号。”我跟张兰亭同张大哥說的一样。他又問站上的别人和軍臨車的乘务員。他們刚要說，刘站长搶先說：“太君，九狀不离原詞，就是这么回事。”鬼子有些生气了，順手就給他一鞭子，說：“你的說話不行。”那几个沒說話的人一听刘站长說“九狀不离原詞”，就都照大伙說的那樣說了一遍。鬼子这时可急了，左一鞭右一鞭子的往大伙身上乱抽。抽了半天又問，还是这一套話，他又乱抽一頓，再抽还是这一套話。他看大伙异口同音，真是“九狀不离原詞”。他气的不知怎么好，在屋里乱轉，乱叫，乱打。刘站长这时虽然滿脸是血，还趁鬼子歇气的时候冲大伙点头。我明白他是說大伙做的对，看鬼子能把咱們咋的。刘站长这“九狀不离原詞”，跟大伙点头示意，大伙心象有底似的，鬼子怎么問，怎么打，話都是一样。气的鬼子啥法也沒有。过了一会，鬼子跟那几个鬼子一嘟嚕，把我們从屋里又押到院里，往狼狗圈那边推。这时有好几十鬼子兵端着刺刀站在狗圈四周，几个鬼子打开狗圈門，狗往外扑，就听这群狗乱叫乱咬，四边的鬼子呐喊助威。我們的人沒一个吓軟了的。鬼子又把我們弄到屋里拷打，还是那一套話，直到我被打昏了。

我昏昏沉沉的醒过来，听旁边有哼哼声，聞到打鼻子的血腥味。勉强睜开眼睛，觉着渾身鑽心的疼，支撐不起来。我咬牙忍住疼，看到这是一个不大的小黑屋，一盞小电灯从鉄柵欄門照进来。这是監獄不是狼狗圈了。往左右看看，人都橫躺竖

臥的。有的哼叫，有的还在昏迷不醒。一股恨劲从心里涌上来了。我大哭起来。哭了半天，觉得有人叫我，我咬牙支起身子。一眼就看见刘站长靠墙坐着，满身满脸的血，两眼炯炯发光。再看张兰亭，头枕在他腿上，也是满身的血，在大口喘气。一看，我就心疼，刚要哭，就听他问：“你怕了吗？”我不知说句啥好。他让我把张大哥扶起来，我费了挺大劲爬到张大哥跟前，把他扶起靠墙坐着。这时别人有的挣扎着翻身，有的支起身子坐起来。张大哥亲切的跟我说：“兄弟，别怕，鬼子不能把咱们咋的，就是把咱们弄死也值个。”刘站长接过来：“大伙别哼哼，叫鬼子听着好象咱们没‘种’似的。”他一說，把我的刚强劲提起来了，别人哼哼声也差些了。过了一会，刘站长說：“一会鬼子，还得給咱们倒水拿烟的，他怕咱们。”这时候大伙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看他这种刚强劲，大伙都挺拔起来了。我这时不觉得疼了，眼睛只顧注意他，心想：我真没看见过这样刚强的人，看他好象越来越高大起来。他是我們的“主心骨”。又过了一会，鬼子給每人送一个飯团来，大伙不想吃，刘站长說：“誰不吃是熊包，咱们脑袋都扔到地下啦，还有啥怕的？不吃給鬼子省下嗎！”他一边說一边晃晃悠悠的站起来拿飯团給大伙分，张大哥也帮助分。我們都吃起来。吃下去好象精神一些，有的坐着，有的躺着。

鬼子又来押我們去过堂了。

刘站长先走到門口，对大伙說：“記住，九狀不离原詞。大伙往下摘自己，推給我。我的責任重，鬼子不能放了我，咱们少死一个是一个，大伙去做个好人，就算对得起我了。要有机会照看照看我的家……”說到这，我止不住眼泪淌下来，心酸、心疼，說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忽的又听张大哥說：“不能，要……”沒等他說完，刘站长隔着人对他的脸唾一口唾沫，狠狠的

說：“你发昏啦！”气的身子直顫。我从来沒看見刘站长发过脾气，今天怎么这样？我不明白张大哥哪得罪他啦，气的这样。鬼子听不明白他俩說啥，以为他俩打架，就連推帶搵的把我們又推到那个审讯室。从院里一走，那些狼狗又狂叫起来。我注意看了下太阳，已經过午，是第二天的午后了。进屋一看，还是那个鬼子官坐在桌子后边，瞪着眼睛看我們。大伙还是昨天那些話，把他气的五雷暴跳，又开打了。头一个打的是扳道員，抽几鞭子，說：“你心的坏啦。”扳道員一听这話，气的渾身直抖，搶过一句說：“我的好心，你心太坏啦。”鬼子听他說話，停住鞭子听他說，一听是这样話，气的又是几鞭子。扳道員气急了說：

“是我干的，你咋办吧。”鬼子官一听，象吃了一副消气丸似的，回身坐到椅子上，呲着牙眯縫眼睛問：“你的干的？誰讓你干的？好好說死啦沒有。”在这时只听到刘站长大声咳嗽了一声，鬼子看看他，看看扳道員，等了半天沒听說什么。鬼子忽的站起来，气的拼命敲桌子讓刘站长說，讓他到桌前来。刘站长刚走到桌子那，鬼子迎面就是几鞭子，打的他晃一下，两手扶在桌子上，我們心疼的都要蹦出来啦。就看刘站长两手一举，用手铐子打鬼子，隔着桌子沒打上，“吭”的一声，手铐子打在桌面上。鬼子吓楞了。坐在椅子上的官一叫喊，几个鬼子宪兵才想起来，拿枪对着刘站长。他象沒看見一样，眼睛冒着怒火，冲鬼子官說：“他不知道，撞死你們五十几个算便宜了你。要問，你問我吧！”这时我看张大哥急的直搓脚，我也替刘站长駭怕。可是鬼子官象“熊”了一样，再沒敢抽打刘站长。审讯平和的进行。刘站长跟鬼子官由方才的动手变成了动口，一問一答的。我正納悶为什么变成这样，就听鬼子官象嚎叫似的喊：“共产党的多少？”刘站长一字一音的說：“数不清。”我听到“共产党”这几个字，心里有一股特別的劲，不光是因为第一次听到，更重要的



是共產黨員劉站長是我們心中的“主心骨”。不由的我想起爹常說的“人在難處拉一把”這句話，我們在難處時，劉站長為救我們，他站出來用身子護住我們。誰是親人，誰是仇人，我看的特別清楚。

鬼子把我們十一個人押回到獄里，給劉站長、扳道員帶上雙手銬、雙腳銬，押到另外的地方。劉站長炯炯發光的眼睛，挺拔的身板，沉重的腳步帶着“嘩啦”“嘩啦”的腳銬鏈子聲，一直在我腦子里旋轉好幾天。張大哥、張蘭亭也是一直的低頭無語，我想，他們也在想念着他。

第八天頭上，鬼子把我們十一個人押上汽車拉到“鐵道警護隊”，我們尋思這回要殺或是要砍我們了。沒想到，進警護隊看見日本段長蘆田，他讓我們找保人，就把我們放回家。我們象做夢一樣回到家。我爹看我渾身是血疤，眼里含着淚說：“不如當時撞死了好，省得遭這個罪。我把你豁出來啦。我想你若是死了也值仟，一個換好幾個！”我爹逼我在家養傷，哪兒也不許去。又過了半個多月。一天吃過早飯，我爹告訴我，張蘭亭死了。我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才覺着這是真的，眼淚下來了，我哭不出聲。我爹把我按到炕上，這一天我說不出難受的勁，又想哭又哭不出來。從那日起，一連昏昏沉沉好幾天，腦子里象演電影似的：撞車、表、憲兵隊、狼狗圈，劉站長、扳道員、張蘭亭、張大哥，……轉一遍又轉一遍的。一天晚上，我爹遞給我一個紙條，上面寫着：

清立兄弟：

我盼你在看見我這封信的時候你病全好了。出來不幾天我就逃了。我特別高興的是我找到黨了。我在这過的真好。別的事你能知道，我要告訴你的是：鬼子放咱們出來不是了事，是

放长綫釣大魚。你最好是赶快躲起来。

刘站长、扳道員他們讓鬼子整死了。这个仇我們一定要报！一定要报！他死得英雄。他是“撞車”事件的領導人，大伙都說他死的值个。还有那块表，是“軍临”車长的。他是咱們的人，他也死得英雄。他知道不能亲口向上級报告，才把表扔到車下，用它报告他在21点54分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务。这些事你知道就行，別跟外人說。

大 哥

张大哥这封信提醒了我。我爹也說，从我出来以后，晚上，房前左右总有黑影。这准是鬼子的探子。我們一核計，就托人找大夫給我开个証明到哈尔滨去治病。其实我跑到“扎兰屯”亲戚家躲起来了。直到“八一五”光复，这件事才算了結。

光复以后，我又当了司机，我找到了党，并且参加了党。我一刻不停的努力工作，因为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党領導我們奔向幸福的前途。也因为我常想到，我不好好工作，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先烈，他們用自己的生命換出我的生命。他們沒享到幸福，把幸福留給我們了。

每逢白雪漫地的冬天，火車“嗚嗚”叫着，我就想起黑崗事件。从这个事件想起那些可欽可敬的人：中等身材，两眼炯炯发光，有說有笑从来不发脾气的刘站长；身子魁伟，秉性刚强从来不說軟話，一副热心腸的张大哥；还有那个我沒見過面的“軍临”車长；和同在一起的司爐张兰亭等……虽然事隔十五年，可是当时的情景，他們的模样在我眼前还清清楚楚的。

王清立 講

段希曾

朱松年

插图

烧 仓 庫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本鬼子昂昂溪机务段的油脂材料仓库被烧毁了。这个仓库是利用机车车库的一头改建的，有一千多平方米，里面装满了机车零件、各种油。这场火，把仓库架子烧塌了，柴油、车轴油和其它油脂烧掉三百多桶（其中一百八十立米的大桶就有一百多）；其它材料，就计算不清了。因为仓库被烧，没有油，使七趟军用列车开不出去。日本鬼子恼火了，派出了大批警护团、宪兵、密探，到处侦察。可是，直到鬼子投降，也没侦察出个结果来。

鬼子不知道，可铁路工人都知道仓库是安维民烧的。火烧仓库的第二天晚上，安维民就回山里——抗联了。

事情是这样的。

着火的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连一个星星也看不到，西北风飕飕刮，鹅毛雪不停下。离二十点接班的时间还差几分钟，我走进了仓库材料收发室，第一眼就看着了右侧墙上挂着的那块小黑板，上边写着这天夜里的车次。总共是十三个列车，其中的五趟是固定的车次，其余都是274×以上的特别军事列车。我刚放下饭盒，戴着近视眼镜的仓库主任——日本鬼子中村进来了。他对着我说：“今天列车多，又重要，要好好干活。”他四周看